

元

史

四九

列傳卷第五十

元史一百六十三

翰林學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吳濂翰林待制兼高郵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種彞

穆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春蓬稗炊藜藿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

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事不足以臣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絕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孛得乃爲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末期年而軍儲充羨取蜀

之本基於此矣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
造僞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
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
以反誅德輝遂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
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罷宣慰司
授太原路總管時潛藩故傳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
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爲守至郡崇學校表孝節
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
禾瑞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
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

貴人爲請者甚衆德輝不應罪狀既明請者乃慚服
七年帝以蝗旱爲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
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
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
疑妾所爲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
杖其夫而論妾以死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
爲輔遂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
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
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
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樞密院於東西川

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
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
何歸政以公輦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
耳嚮日兵未嘗戰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輦既不能正
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僞爲
得罪使懼而叛去水陸之師雷鼓繼進是堅其不下
也中使不諭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如是者非玩
寇而何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
功哉德輝出未至秦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
瀘州十四年詔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

王相諸軍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
五年再圍重慶踰月拔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
壁水柵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
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
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
宋室既亡三宮皆北我朝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
必取將相與夏吕比又爲書以禮義禍福反復譬解
之以爲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
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
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

不自爲謀者以國有主耻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
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盜遇君竊君
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邨既
而合州遣李興張邵十二人調事成都皆獲之釋不
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珏者而辭益剴
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興等導帥幹
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
東府害其來皆曰公昔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無功
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
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剋刻耳未必誠降德輝曰昔

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年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爲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適被命在播乃遣安珪馳駟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

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
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德輝
以其言上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
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于朝者帝曰是人
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德輝卒年六十
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
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
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
祀之

張雄飛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罷其兵柄徙居許州尋復命守河陰仍留家人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爲弓且詐以雄飛及李氏爲家人由是獲全遂徙朔方雄飛時方十歲至霍州李欲逃恐其累已雄飛知之頃刻不去左右李乃變服與俱還寓潞州雄飛旣長往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終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數歲盡通國言及諸部語至元

二年廉希憲薦之于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
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搜抉蠹弊悉除之帝問
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噐帝然
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
願早定以繫人心間閭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
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
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以
之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
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
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

爲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旣爲臺官職在直言朕爲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爲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叅議樞密院事費正寅素儉狻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線真等與雄飛雜治之請托交至雄飛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以聞正寅與其黨管如仁等皆伏誅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

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壻
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
之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辨辭色俱厲主不得已
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惟挾其奴以去入爲
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
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
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荅秦長卿劉
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
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叅政相處
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

雄飛為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歐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歐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徃人乘間抄掠居民雄飛遣楊應申等徃諭以威德諸徃悉感服十四年改安撫司為總管府命雄飛為達魯花赤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

家與德山寺僧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靜鎮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于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以子忽辛爲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爲所容奏留雄飛不遣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參知政事阿合馬用事日久賣官

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於是僥倖超躡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不易其節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雄飛曰若卿